

SHIJIE MINSUXUE



世界民间文化译丛

SHIJIE MINSUXUE



世界民俗学

可兰·邓迪斯编  
陈建宪 彭海斌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6.7  
141  
1

世界民间文化译丛

# 世界民俗学

阿兰·邓迪斯编 陈建宪 彭海斌译

SHIJIE MINSUXUE



上海文艺出版社

54875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何礼蔚  
版面设计：郑铭祥

## 世界民俗学

〔美〕阿兰·邓迪斯编  
陈建宪 彭海斌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375 插页 3 精 7 字数 495,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装 1—1,750册 精装 1—410册

ISBN7-5321-0520-2/I·423 定价：9.30元（平装）

ISBN7-5321-0521-0/I·424 定价：13.20元（精装）

## 中文版序

我编的第一本书《民俗学研究》<sup>①</sup>译成了中文，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对于这个荣誉，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建宪先生和他的同事。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对那些认真研究民俗的人能够有所帮助。

民俗学研究已逐渐形成一个科际的 (interdisciplinary) 和国际性的学科领域。遗憾的是，中国的民俗学家们对中国以外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中国的民俗学家至今为止还没有参加民俗学研究的国际间协作，中国的学者们不了解欧美民俗学家所采用的新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欧美民俗学家也不知道中国民俗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人们希望中国民俗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以英文、法文、德文或其他国际学术语言出版。当然，同时也应以中文出版一些欧美学者的著作。（这也是我对我的书以中文出版感到如此高兴的原因）

例如，我们在美国，知道曹卫邦 (Wei—Pang Chao) 的“现代中国民俗调查”，载《〈亚洲〉民俗研究》1942年第1卷第55~76、79~88页；殷春昌 (Chun—Chiang Yen) 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民俗研究”，载《亚洲民俗研究》1967年第2卷第26期第1~62页；洪张台 (Chang—Tai Hung) 的“走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

<sup>①</sup> 即本书。——译者注

FHB7/02

与民间文学,1918~1939”(剑桥,麻省,东亚研究学会,1985年)。我们还有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民俗学协会通讯第223号,赫尔辛基,芬兰科学院,1978年),它比从前沃尔弗雷姆·爱伯哈德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民俗学协会通讯第120号,赫尔辛基,芬兰科学院,1937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丁教授的索引考虑到了印度与日本的故事类型索引,但却没有注意到同时出现的朝鲜索引:崔云鹤(In-Hak Choi)《朝鲜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汉城,明吉大学出版社,1979年)。(关于这类索引的一个完整一览表,见达乌德S·阿祖里拉《故事类型和母题索引:一个注解书目》,纽约,加尔兰德出版公司,1987年)。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人就有民俗。所以,中国的民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丰富。中国还有许多迷人的少数民族——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因此,中国民俗学家参加国际民俗学共同体,使这一人类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丰富宝藏为全世界对此感兴趣的人共同分享,这是绝对必要的。

最后,我希望研究者们从我的书中,了解到“民间”(Folk)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农民或无产者。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间,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民俗。我还希望中国的民俗学家不仅进行搜集和分类,而且进一步对民俗作出分析和解释。所以我也自荐我的下列著作:《民俗学分析论文集》(海牙,蒙通出版社,1975年),《阐释民俗学》(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通过风俗来解析:一个精神分析学派民俗学家的论文集》(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7年),《民俗问题》(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9年)。我认为,民间(Folk)概念在农民和无产者以外的扩展,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的、结构

的、符号学的、比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将是下一代中国民俗学家努力的目标。

**阿兰·邓迪斯**

伯克利,加州大学

**1989年8月**

## 前 言

民俗资料以及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极为丰富多样。而它对民俗学教学来说,又有着相当的妨碍。一方面,民俗必然与文学系相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方面又与社会学系有关系,这给我们审视教学中各个层次的细节带来了困难。把民俗学作为一门文学课程来学习的学生,倾向于将它看作文学研究的一种辅助训练;而把民俗学作为人类学课程来学习的学生,则以为民俗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然而,民俗学实际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同语言学一样,尽管它在这所大学中开设在文学系里,在那所大学中开设在人类学系里,但它却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要想掌握它,必须付出象其他任何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的努力。

这本选集包括一些有关民俗的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论文。由于这些论文最初是发表在一些专业性的期刊上,所以现在已很难弄到。通过努力从有关民俗的人文科学研究中,选择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就有可能使学习民俗学的学生们,了解民俗学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不管这些学生是将它作为文学课程,还是作为人类学课程来学习。但是,这个选集并不是对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民俗的系统概述,也不提供某种文化中的民俗所包括的范围,例如美国民俗或俄国民俗。然而,它将系统地向学生们

阐明民俗是什么；它是如何起源的；它有些什么形式；是怎样传播的；有什么功能；以及最后，民俗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它的。

我感谢所有的作者、编者与出版者，因为他们慨然同意重印这些文章。学艺厅有限公司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发现和支持这一设想，我的妻子卡罗琳(Carolyn)帮助我完成，珍妮·波因茨·斯蒂格(Jeanne Poyntz Steeger)小姐帮助查找资料，弗朗西斯·李·厄特利(Francis Lee Utley)阅读原稿。对于这些，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阿兰·邓迪斯**





Alan Dundas

阿兰·邓迪斯

# 目 录

中文版序	阿兰·邓迪斯 1
前 言	阿兰·邓迪斯 1
<b>什么是民俗</b>	1
民俗	威廉·汤姆斯(5)
民间文学:一个实用定义	弗朗西斯·李·厄特利(10)
民俗学与人类学	威廉·R·巴斯科姆(37)
民俗与文学研究者	阿切尔·泰勒(50)
民俗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威·休·詹森(63)
<b>起源研究</b>	77
太阳神话学的湮没	理查德·M·多尔森(82)
三只熊	E·D·菲利浦斯(122)
心理分析与民俗学	欧内斯特·琼斯(127)
杰克与豆茎	汉弗莱·汉弗莱斯(147)
杰克与豆茎	W·H·德斯蒙德(153)
杰克与豆茎:一篇美国异文	马瑟·沃尔芬斯坦(157)
俄狄浦斯的象征	W·A·列萨(162)
<b>民俗的形式</b>	179
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	阿克塞尔·奥尔里克(181)

传统的英雄 .....	洛德·拉格伦(199)
神话与造神的循环主题 .....	克莱德·克鲁克洪(223)
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形式的稳定性 .....	乔治·赫茨基(239)
民间音乐与原始音乐的统一因素 .....	布鲁诺·内特尔(247)
班图的谜语 .....	P·D·比尤产特(257)
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 .....	阿兰·邓迪斯(291)
<b>民俗的传播</b> .....	305
民间故事研究与语义学: 几点意见 .....	C·W·冯·赛多(307)
民间故事再生的一些实验 .....	F·C·巴特利特(339)
重述再生的一些例证 .....	罗伯特·H·洛伊(364)
南斯拉夫民间叙事诗 .....	阿尔伯特·B·洛德(372)
公鸡和老鼠 .....	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378)
<b>民俗的功能</b> .....	389
民俗的四种功能 .....	威廉·R·巴斯科姆(391)
谚语在尼日利亚人判案中的作用	
.....	小约翰·C·梅辛杰(419)
作为政治指南的民歌 .....	王伯台(430)
南伊利诺斯州变化中的农业巫术——从农村向城市转化	
的系统分析 .....	赫伯特·帕辛, 约翰·W·贝内特(438)
“它”在儿童游戏中的作用	
.....	保罗·V·冈普, 布里安·萨顿·史密斯(460)
<b>民俗研究文选</b> .....	471
羊有几只角?——关于猜谜游戏的一些解释	
.....	保罗·G·布鲁斯特(473)
蒂纳人的摇篮曲 .....	休·特蕾西(497)
宾夕法尼亚州德国人谷仓符号的起源与意义	
.....	奥古斯特·C·梅恩(503)

关于西普·西蒙·····	哈里·B·韦斯(541)
星星丈夫的故事·····	史蒂斯·汤普森(558)
<b>进一步学习民俗学的参考书目·····</b>	<b>654</b>
<b>译后记·····</b>	<b>668</b>
<b>附录：阿兰·邓迪斯简历·····</b>	<b>672</b>

## 什么是民俗

自从威廉·汤姆斯(WillianThoms) 1846年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有关民俗学定义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大多数定义侧重于“知识”(Lore),也有些定义侧重于“民众”(Folk)。知识——即民俗资料,而不是指使用这些资料的人——可以分为起源、形式、传承以及功能。不过,民俗究竟是什么,在民俗学家中仍无普遍一致的意见。

不仅不同国家的民俗学家,有着不同的民俗概念,而且同一国家的民俗学家,对民俗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民俗·神话与传说标准辞典》中,有二十一条关于民俗的简单定义,反映了上述意见分歧。在诸家定义中最为大家公认的,也许是关于民俗的传承方式。特别是,民俗被认为是或者应该是“口头传承”的。

但是,这个原则又导致了一些理论上的困难。首先,无文字的文化(人类学家称之为“无文献文化”)几乎全靠口头传承,例如语言、狩猎技术、婚姻习俗等,都是口头传承的,但很少民俗学家将这类文化资料看作民俗。而且,即使在有文字的文化中,一些口传信息,如怎样开拖拉机,怎样刷牙等,一般也不看作是民俗。由于口传的东西并非全是民俗资料,所以仅凭“口头传承”本身,并不足以区分民俗与非民俗。

第二,某些形式的民俗与口传形式相反,几乎完全是以书面

方式存在和流传的。例如签名册上题的诗句、书籍眉批、墓志铭和传统信件(如连锁信)。实际上,一个职业民俗学家,决不会仅仅因为某个民间故事或民歌,在其生活史上的某个时期,曾被书写过或印刷过,就说它不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当然,一个民间故事或一首民歌,如果从来未经口头流传,他必定会声明它不属于民俗。它可能属于在民间形式基础上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它本身却不是民间形式。自然,上述书面形式也是极少以口头形式传承的。

以口头传承为定义原则的第三个困难,是以身体动作为主的民俗形式,如民间舞蹈、游戏、姿势等,是否经过口头传承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可以通过观察和参加活动来学会这些动作,而不需要用语言来传授。在民间美术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传统的象征符号,如“卍”字符,就不是口头传承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民俗的传承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语言和动作直接进行的。但有时也有间接性的,例如,当一位民间艺术家,模仿其他艺术家作品上的传统设计时,他可能与那位艺术家很少个人联系,或者甚至毫无联系。

将民俗的定义主要放在“民众”(Folk)上,而不是放在“知识”(lore)上,这是比较少见的,并且也难令人满意。还有一些民俗学者,将“民众”错误地定义为农民社会或乡村群体。如果有人接受了这个狭隘观念,那么在定义上,就会得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推论。一个同样荒谬的观点是,民俗是过去时代的民众创造的,今天依然存在的民俗只是过去的遗留物。根据这种错误观点,今天的民众不会创造新的民俗;或者说,现代的民众正越来越忘掉民俗,不久民俗将要完全消亡了。

不过,在下定义时,将民众(Folk)与知识(Lore)两方面都

包括在内,是有可能的。这样做,甚至可以超出先驱者们对民俗一词的理解。“民众”这个词,可以指“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共同的因素。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连结因素,或许是一种共同的职务、语言、或宗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个不管因何种原因组成的集团,都有一些它们自己的传统。在理论上,一个集团必须至少由两人以上组成,但一般来说,大多数集团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不一定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是他会懂得属于这一集团的共同核心传统,这些传统使该集团有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例如一个集团是由伐木者或铁路工人组成的,那么,那里的民俗就是伐木者或铁路工人的民俗。如果一个集团是由犹太人或黑人组成,那么民俗学家就会在那里找到犹太人或黑人的民俗。甚至一个陆军部队或大学社团,也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后者中就有许多习惯(如大学生联谊会的恶作剧和入会仪式)、故事(如哑巴运动员、心不在焉的教授、难对付的院长),还有反映大学生生活的歌谣。最小的集团大概是各个家庭了。家庭的传承包括习惯语和家庭口哨(用以呼叫或寻找一个在人群中失散了的家庭成员)等。据可靠的调查,这种传承存在于许多家庭中,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之中。例如,如何处理幼儿乳齿的家庭传承(依靠仙人、齿仙或小仙鼠),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家庭习俗。

正是由于这种关于民众的定义,职业民俗学家一方面抱着很大兴趣,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采集民俗,另一方面也从劳动工会与美国小学生中搜集民俗。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民俗。不过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是民俗呢?

虽然不尽人意,但对初学者来说,将民俗的各种形式,分项列举来加以表述,恐怕是最合适的了。当然,这种界定还须完善,每种形式都应有各自的定义。遗憾的是,某些主要的形式,如

神话和民间故事，几乎要用整本的书来阐明其定义。不过下列目录，对于我们还是有所帮助的。民俗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圣歌、符咒、祝词、诅咒语、誓言、辱骂、反驳、嬉笑谩骂、戏谑逗弄、祝酒、绕口令、问候与送别用语（如：回头见）。也包括民间服装、民间舞蹈、民间戏剧（以及滑稽戏）、民间美术、民间信仰（或迷信）、民间医药、民间器乐（如提琴曲）、民歌（如催眠曲、民谣）、民间方言（如俚语）、民间比喻（如：瞎得象蝙蝠）、民间隐喻（如：把城镇漆红了。比喻狂欢、痛饮、胡闹）、名称（如绰号与地名）。民间诗歌包括从口传史诗到签名册上的诗句、墓志铭、厕所文学（写在公共浴室墙上）、五行打油诗、拍球歌、跳绳歌、数手指脚趾歌、弄儿歌（把幼儿放在膝上）、数数歌（在游戏中判断“它”是谁）以及托儿所的歌。民俗形式目录中还包括游戏、姿势、符号、祷文（如饭前饭后的感恩祈祷）、恶作剧、民间词源、食谱、被子与刺绣的花样；房屋、谷仓、篱笆的式样，小贩的街头叫卖，以及呼唤或使役家畜时的传统惯用声音。还有一些次要的形式，如帮助记忆的某种方法（如以 Roy G. Biv 的名字来帮助记住光谱的颜色顺序），信封的封缄（如 SWAK——封入一吻），当身体发生某种情况之后的传统解释（如打嗝、打喷嚏之后）。此外，节日和特殊日子（或假日）的习俗（如圣诞节、万圣节和生日），也属此比较重要的形式。

上述目录，列举了各种民俗形式的例子，它并不包括全部的形式。这些资料以及对它们的研究，都是与民俗学有关的。为了避免混淆，对于资料最好使用“民俗”（Folklore）的术语，对于资料的研究则使用“民俗学”（Folkloristics）。在本书下列各篇文章中，我们还将讨论民俗学与文学研究，以及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那时，我们将对民俗资料及其范围的界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 民俗\*

威廉·汤姆斯

虽然民俗可能与人类同样古老,但民俗(Folklore)一词的来源,却是比较近代的。1846年,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以安布罗斯·默顿(Ambrose Merton)的笔名,向《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用一个“挺不错的撒克逊语合成词——民俗”,来取代象“民间古俗”、“通俗文学”这样一些术语。汤姆斯对民俗概念和性质所界定的内容,如: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等,值得我们注意。

读者们不要以为汤姆斯这封信的年代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有关民俗的各种资料,长期以来一直是很认真地研究着的。格林兄弟《家庭故事集》第1版出现于1813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世纪中叶及下半叶,民俗界说开始出现,20世纪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民俗兴趣的日益增长,是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思潮紧密联系的。赞美普通的人,也包括对他们怀恋的,被认为是消逝的语言和风俗的兴趣在内。

---

\* 原载《雅典娜神庙》杂志第932期(1846年8月22日)第862~863页。